

宜春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二

記

震山巖記

盧肇 狀元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浹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皆太守命其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季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對之林于溪南日與郡守高公游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于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島且免挾彈走馬于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樊渙于是林之壇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于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



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二月二十三日記

仰山廟記

朱恂

夫胚渾肇分玄黃肇判其覆之者圓蓋載之者方輿有晦明寒燠以成其序有五星兩耀以麗其上故曰四肯行焉又曰萬物生焉矧夫神明之道其來尚矣古者有弗臧不順之事則徧走羣望鄭子產亦謂風雨不肯崇于山川至誠神感貽厥百祥邇復善者福之淫者禍之總倚伏之綱紀提慘舒之權衡施之于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

人猶反掌爾仲曰廣惠公廟漢文之世而立于山之阿神姓蕭氏不知何許人也其季曰七郎亦立像于別殿昔有徐璠自蕪城歸宏春繫舟于彭蠡之岸忽有人附載自稱曰蕭氏居于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告別而衣約于石橋應期而至璠應訴以無產思十畝之田以給其家比乃信舍之間驟發大水漂蕩陵谷出田五頃璠即驚駭他日再往其處潛覘其形觀之有二龍方悟其非人也即仰山之神矣且龍者陰陽不測變化無窮非皮墨無以詳其由非劉

累無以品其性蓋神之所變豈不聖歟厥後靈驗下
可勝紀里民歸之如流水恃之如慈母莫不聃嚳垂
祉威神愈彰有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于太守闡
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其祠在仰山既險
且阻我其徙之將近爾郊詰旦視之則盡拔其殿宇
置于山下太舊祠僅一舍之地卽今新廟是也朝廷
以廣惠公贈太保其次曰昭靈侯贈司徒噫巨靈之
擘大華也萬古以爲聖跡而神之拔彼棟宇涌出丘
壑豈非聖乎卓之齋夫實有所賴其或癘疫潛起冰

旱薦臻九扈告災六淫迭作莫不仗二神之力而祛
之我皇纂嗣之七稔刺史邊公鎬以廟貌弗嚴榱甍
漸損塵侵翠階苔剥虛廊像設雖存簾箔將弊遂興
心匠重構雕梁方架重門旋屬解任明季刺史張公
承傑下車是歲微早爰請軍事判官駱延卿度視二
神更新締建果獲玄貺乃稱有季矣因率屬邑儻工
鳩力而修之未終其謀而去十季六月司徒李公徵
古自銓曹郎而牧斯郡求瘼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
工用成前美平叔猶存作賦休誇千古殿由余若在

發言須讓于神功莫不廣檻長廊丹楹刻楸文瑤刊
外藻井懸空簷高而蝶竦欲飛瓦亂而鸞鴛不散繡
櫺星拱綵柱雲趨前架層樓旁堆翠巖引清流而繚
繞面藍岫以參差豈惟玉女窺牕可以天人下視以
茲宏麗固卜延長狀後續飾其像迎于二殿仰夫雕
鑿之成威神之盛鳧趨螽集有以盡其瞻敬矣則知
非二神不能垂其祐非賢侯不能崇其嗣望祠之中
此實爲最無以繼也遂命載筆傳之以紀其事罔愧
宣書用刻貞琰保大十季龍集壬子冬十二月五日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
曰隆初廟在山之嶺潭後徙于堵田唐咸通中封秩

視文昌郎南唐皆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
大中祥符二季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
訪之耆舊昔有徐璠者宏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
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
謂璠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
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

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川是也唐
武宣問釋之徒有惠寂者隱于郴州王莽山以嗣瀉
山靈竒道宴坐之際禪牀隔地尺許山神跪曰吾
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
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大樾泊朕假寐有二白
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于此白
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
廣大心無障礙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卽指
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于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
宜春縣志

掘水上游恐江飲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季四月十
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盛咫尺共住勢非所安
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參學爲一頓之地是夕大
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于堵田寂之將滅也神泣別
曰恣恩深厚未知所獲寂曰吾師瀉山以正月八日
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于是城中火神于空
中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于其日齋僧
于廟席地而坐威靈恐怖衆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
僧堂擊樅椎如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徐鉉在金陵嘗

二少季謁見風姿灑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
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季曰僕家于宜春之南三十
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腥膻姑至此避之鉉異
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大畧也吾聞莊周
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朕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為
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
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靈以
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

幾之矣嗚呼茲山于南方僻左之境蛇鱗之都虎
豹猿狐之所廬魑魅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
嶄絕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
者莫知其幾千萬季而二蕭乃與惠寂老相楯于曠
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
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
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于東山其事獨傳于其徒而
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
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死亡以明子素知之元

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耶
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王之元來
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于神禱而卜之
神以釋告于是國人改器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
蒲塞之饌淫歌踏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
正也求文記之因敘其本末而示之皆元祐七季九
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宋鄭王質 教授

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空春按寰宇記空春

空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

七

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季刺史蘇公球于嘉
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
曰乳洞文久夫傳莫稽其迹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
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昔之文不授無以紀
勝槩予被命典教于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狀天成
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敘
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
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有門自門
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闐然而夜半也執炬循

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若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岐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峻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

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在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斫木望壇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于亭或無雨禱之必應生旣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予意天造鬼置常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也狀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于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安春則是矣狀吏部雖賞安春江山之勝

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中和日記

州學記

李

觀

大學說

皇帝二十有三季制詔州縣立學惟昔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季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闕踈亡以稱上旨通判穎川陳君
徙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
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尚陽厥材孔良殿堂門

宜春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記

九

庶黜聖冊漆舉以汰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
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季成舍菜且
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
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
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艸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王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忝臣位尚數
季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也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
心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
恫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
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
亦為國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疏泉亭記

宋

袁延度 通判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為火備亦以灌溉濯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

定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

其績渠于是堙後二百季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頗為火困王公察治舊渠以為備朕經制靡固王公迨去渠隨塞又二十季延度自同得罪倅是郡至郡昔居民新為火焚蕩朕如野處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與之為備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潺湲冷冷聞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濬為池池中築洲洲植以竹其下種蓮復為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

李公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
泉賦詩一章刻于壁天禧三季九月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季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
十四季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
幼孤鞠于兄嫂氏嫂卒服基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
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
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祖幸臣切齒貶連
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旣去人懷其惠生子悉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一

以韓名繇江陵府汰曹叅軍再爲博士避謫分司東
都遷尙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實
于理用是從方穉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
雷邸亡卒尹悉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
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
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
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天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
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興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
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者以往承宗卽獻德棣二州

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
公上疏盡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鯨
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鯨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
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傭予直而出
之尋奏聞著于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
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若士廷湊爲節度詔公
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
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
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吏出入令吏之勢

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日是欲燒
佛骨者其爲人信服如此憲宗旣貶公于潮且將復
用之爲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
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程宗卽欲相之會京兆
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勅無臺泰中丞
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尙書嗚呼
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于行事細大平險無所
不宐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詰相上下惜也孔
子故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兩見絀于史臣

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益夙夜茂勉庶幾前烈謹拜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十一日

重修郡城記

阮

陶

知州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
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
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
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
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一

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
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
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
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
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
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廼謹奉詔帥
治中間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
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
于是計功度用請于州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

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于山
陶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
鑿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
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
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步
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
舊無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
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
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

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
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
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
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
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
郭郭旣壯姦冗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
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
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
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

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
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
月吉日記

化成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
暇日行郊原視城壘以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
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
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
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五

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
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
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
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總二里
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
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子曰舊傳
唐贊皇公嘗居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
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子因以贊
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

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西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止，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鷥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襲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慕仰止公者，豈獨惓惓于巖石之間爲哉？子襄且病，尚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邕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躡蹻，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戌，已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

輸丹陽衰之爲州地僻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辨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柰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攘敘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于必免章旣聞二三

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于後于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于食也士君子蒞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于君民爲無負然

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
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止于三代之隆
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
于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
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
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
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
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
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卓

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
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
然論者既未嘗考于其學又拘于今昔顯晦之不同
是以莫知其本末流源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
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功于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
此祠而屬其筆于熹者其意豈不有在于斯歟抑嘗
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于
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于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雲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于濂溪其無患于不從矣張侯各构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于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于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于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于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定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

修城記

張嗣古

中奉大夫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必解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迺稽功料役增畀培薄伐材陶甃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

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于秦漢定于隋唐而升于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于此方海宇熙又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或可不登隣襲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攷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嚴嚴罔有剝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

聽訟爲急以釐廢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摧陴廢類不復經意袁民得奠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悉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于微扶僵于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

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長弗去城雖百年弗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特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于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蔽則改爲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旣敬釋氏遜山與寺徒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

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于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以正月八日游于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日後及期則盼蠻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陵虛劔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嵐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

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
列馮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
以備拜享別造齋閣于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
李訖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
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
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
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
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
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
蓋于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
治備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
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以圮壞
而修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
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
報祀卽天子至于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始
以厚其本也後世吏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

會是究是圖。紕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爲具文。壇壝弗飾，牲粢弗虔。踵陋襲傾，類以戎祭。應故事禮則亡矣。何有于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敝。歲久鞠爲榛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葺蕪穢事已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于廳之東，于禮經尤不協。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殫治之。壇增其高，壝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一如禮制，亭翼于前，以虞風雨門，侂于外，以嚴啟閉。周植喬松，創立華表，以引遐觀。于是昔之廢墜煥然。

一新夫古之有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事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爲事神之本。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是已。尸百里之寄者，使能以禮義廸民，毋暴征毋峻令。本末有序，治化流行，膠庠相習于明倫，而禮行于土。疇里相安于平秩，而禮行于農塗。肆相爲質，遷以利用，阜生而禮又行于工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而神在庶乎，可以亡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王君之于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事，以詔悠。

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韓文公新廟記

黃 榦

自堯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
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魯子思則不
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
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顛晦之殊
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
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

定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廿五

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
尋陸緒于支離踏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于
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
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
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
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逐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
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
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
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

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
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
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克
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
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
及哉體于身驗于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
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
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
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于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英

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
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
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
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
其舊歲久頽圯大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
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
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
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
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于後非先儒發其

編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若
敢以陋爲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
陋也廟之役始于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
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兩
崖東爲驚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
年郡守李侯詵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剝敝圯闕
不可頓足負且行于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

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
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椽高君炎董之取材于山取
工于傭閱月而成規制侈于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
足其行于子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
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各自予始也
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
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
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
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

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孳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銜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于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新建尊經閣記

元虞集學士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十八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駁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斲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

人之于天也天下之于君也一家之于親也蓋有
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于其所尊無所違矣風
氣既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
于羣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
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
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
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禮相之所存得以行乎治
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于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心記

三十

然則天下萬世之于聖人也書之于經也所由以知
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
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爲勝
而謬于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
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于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
尊者矣豈徒爲瑰竒詭異之觀可已乎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學士

道之大本于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
至于孔子至于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

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
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
星聚奎天啟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
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爲己任圖之于書探造
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
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
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
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迨監庫
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一

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
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
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
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
爲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
力于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
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勵于中退而
玩其圖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爲德行見之
而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于俗學之陋特之以

取科第謀利祿鈞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
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
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爲爾諸生觀省
之助云

重建秀江橋記

陳定訓導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解可二里許天
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礮蕩析川逝
靡遺永平劉公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
興嘆謂昔王周爲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十二

粟治其橋今吾蒞茲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
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
以克協道故趾重建而揮使石旻等尤慨然解犀于
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椽况果墩厥石
貞經甃礪立屋厥材孔臧俛垂天紳俯踣地帶由是
民免病涉岸無邛須軼轉蹇蹇往來交迥利濟之澤
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雖小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
甃甃丹雘俱極纒壯其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
加旣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

雙不獲廼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漆輒以典濟煦濡姑息至不能忍何邪先王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今以爲美談公道之在人

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主聖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杯勸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三

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之志其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爲守令者之度定際其盛而欲引其道于永久廼撰其事以復厥命

重修袁州城記

嚴 嵩 大學士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餉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大忘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廼已責弛禁均役清訟

能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苗而不害歲乃有秋
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予予敢
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爾其董于役樵表定位析
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民而諭之
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
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寔
相厥城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
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釁度規費所
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

填委山積百爾所需咸出計措無縻于官無病于民
侯素精勵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
佚道使民不侯督迫相費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而
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郡
古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
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閣遠近迴合綿亘轟
屹被以林阜阻以川坻隱然奧區也往時隣壤有潢
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累然道相屬襁負而至
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勢既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

以自足果蔬魚稻不出境而得之士法無所慕則
巧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詢誘治以禮義故常易
使而事有成羅侯自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
瘡痍煦以惠和民既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
風聲而壯侯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
以病袁也然則爲袁之民者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
仕未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
山觀兵于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
安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五

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
無墮

廣澤橋記

徐階 大學士

廣澤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于袁諸水
最大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
厥初伐木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于火凡往來者
胥以爲病然而有司訓于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
師大學士嚴公嗣子太常少卿世蕃蒙恩賜假歸郡
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請于公欲以屢歲所積

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先其民而後其身是故苟利于人有約已以圖之者矣予幸際聖明忝輔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之邦望予以濟其曷敢自恪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金二千七百兩餘命大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與之謀募工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三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改甃之以石以避火災經始于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廣二丈袤三十二丈有奇于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坦然如履康莊而勞與費郡人不與知焉其秋公以橋之建出自賜金具以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名載錫山川增賁于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郎傅君方伯喻君合辭以謂是惟少師公彰君之賜是惟聖天子重輔臣之請乃希闕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之澣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莫不欲康乂兆民以弘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皇上兼體

光舜淵衷宸慮無一日不在於民而公以明德異才
贊襄密勿其視天下惕然有饑溺由已之心夫是以
道合志同諫從言聽措諸政事若育賢才弭邊患罷
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賑窮卹孤長善宥過既已導
宣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念梓里捐千金之重
發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下浦二橋上又
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病涉而皇上仁
澤覃敷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大小罔不濡被
蓋公之學得上而大行上之澤得公而彌廣豈不可
謂有君有臣曠千載僅見者夫公之勲德在朝廷利
澤在天下固當有紀相遇之盛垂竹帛銘鼎彝者而
階非其人也謹因茲橋之成論之如此

廣潤橋記

鄒守益 禮部侍郎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
朝成化間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常楚
蜀滇黔孔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寘足
者惴惴若溺及北則望若秦越少師介溪嚴公聞而
喟曰吾當爲鄉人拯此患公爲明天子簡注自宗伯

入柄弼嘉靖之化寵錫鴻典罔敢自私出賜金付男
少卿世蕃伐石僦工以與鄉人沐皇澤于無疆始丁
丙午四月成于丁未七月計橋二浦灑水九道袤三
十丈廣一丈五尺面甃以甃工竣請額上親定曰廣
潤郡邑大夫告于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忻然曰
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告于少師
廷亭礮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予益益瞿然
曰巖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牀論文
軍門趨義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功贊德表耶昔伯禹
佐舜克艱交儼八年于外視溺猶溺伊尹相湯一德
用協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少師其諸猶溺若推之
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隅觀家于境觀天下于鄉世
有陵駕鄉閭蔽化蔑義人之視之若觀火然維公造
膝密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時政天下陰被
其賜至比歲大饑漂粟五千石以活邑萃約束家童
以閔有司溷鄉里爲大戾隣邦賴泚焉茲復費鉅役
艱用屹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姓曰
以祝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

天下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西
君臣動色相慶則仰瞻聖額規摹更宏遠矣
運澤潤生民若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
俊民有章犴獄有經旱潦蝗疫有備將薄海若
比閭畏途若衽席而無復墊溺昏札之沴以干
中和是睿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也公尚懋之
罔俾禹伊專休于護

化成巖記

曹光 同知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罔平臺可寄登眺之勝

空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世九

者既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
衛公德裕謫宦于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
大節固莫能殫述然卽其陳丹旻排訓注薦盧肇逮
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
下因其地思其人固景仰先哲之至情豈徒資游觀
焉已哉歷宋及元宦游于袁者如陳述李訖趙鉉夫
曹叔遠那海諸公相繼建亭構祠後傳其盛惜其後
莫有嗣修之者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觀戊午秋
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飭憲貞度布德宣仁葺

年之間駸駸乎百廢俱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
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竒觀競
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爲
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守土者責也
遂撤舊稅課局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于其上中爲
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開館
以備庖烹經始于己未年七月辛卯日落成于八月
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于民無與焉由是舒嘯有
止燕喜有居晨憇宵游咸有殊致而昔日荒莽之區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

蔚乎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
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
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
得遇于季公若相得以有成者豈偶然哉使後之繼
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
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
知茲巖不爲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
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
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

之休者也是不足爲良二千石乎時僚友汪君魯泉
蒞任樂觀厥成予乃爲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
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
之大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弗著

浚渠亭記

徐璉 知府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
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
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
城縈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十一

弭火災而民田藉以蔭灌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訏遠
比之白公穿池隄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
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
之元禧年通判袁延度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
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
弘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來守
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
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
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被民

爲憐予曰古渠之疏或有待于予也乃詢及吏民耆
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
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
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坵畦內而井塘池
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繼後防微杜
漸視其塞者卽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寅上巳前予
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整豁委會地勢殊勝嘉其
景而憇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
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落之棟簷軒昂
窻扉耿爽背巖谷面河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
怪石盤踞巋然嵌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巖
崿傍材多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
鳥諧鳴駭娛心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
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峯流觴付之荒
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今尹請
予名亭以記予遜在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
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琅琊泉香酒冽之
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

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
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
而建又知渠開創于前者如彼之難繼浚于後者如
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
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于前哉衆皆
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袁州府修城記

張春侍讀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恒雨
土善圯不堅屋覆以瓦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瀑

宏春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志記

四三

溜上注傍射爲圯益速圯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甘
心焉其說有二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
今吏于茲土上之人法守是防費銖兩以上必關白
候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蒐剔之得間則噴言胥與
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卽不得已之舉亦將
反亟爲徐有志者浩歎中沮設奮焉從事其不往復
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克抵于有
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于城哉以
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爲憂治世者所夙夜

也袁郡據江邑土流而接湖湘其爲要地也舊矣城相傳創漢淮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羅侯輅嘗仍制修築今少帥嚴公記之歷三十餘年諸君子相繼來守罔不歲厯料理郡與衛雜治卒參用軍民三七之財爲常費未有改圖建經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于勢而非籌慮所弗及邇事成有其會不能無侍耶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卽登城閱之顧寮若屬而歎曰屋以覆城亦以敝城易瓦以甃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盍圖

之明年秋代巡初泉吳君藩泉樂湖王君并居成君按部適至侯首上方畧諸君躬詣相度良快其請而巡撫五山陳公亦報可由是城役滋有定議城周遭爲丈凡一千有奇其費灰之數以斤計三十七萬七千四百有奇磚之數以片計其大者二十八萬三千有奇小者四十四萬八千一百有奇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素審撤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數足之軍之金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爲金二百九十有奇夫役

間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徧至
期鳩衆獻伎者無留智效力者罔遺勇始于甲寅之
冬再閱月而工告竣痺而增崇險而坦夷頽而竝立
缺而完固陟者遐矚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四顧
矗矗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
有大役倏瞻新城憂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
是舉乎于是二守鄭君整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蘇君
景和宜春尹劉子廷舉分宜尹許子從龍萍鄉尹梁
用達萬載尹倫學智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

予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允矣
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措尤不苟誠故上下
信之不苟斯其于難者易矣宜不大聲色而重役適
就偉功茂建式垂遠規於乎觀是一端也其爲政要
于錫福庇民民永有賴者可知已曩少師之記有曰
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若袁侯可謂無隳前修者
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爲心則茲郡之重江右也
豈直今日而已哉侯名襲襲西眉州人登嘉靖乙未
進士由南戶部郎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

縉者寔受侯檄終始是役于法亦得書云

鳳竹徐公新置學田記

張秩編修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襁諸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蘇邑以無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太京兆改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四十六

賢業已遍涉諸屬縣卽窮山遠谷士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于是四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春焉初令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于民敲朴轉徙怨聲載路南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爲甚公廉知其狀歎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于官而重困吾民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夫今

不理害其有極捐近利而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備軍需乎乃謀于南贛督府殷公江西巡撫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于是官民兩便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蘇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糞粥者乎有歿不能槥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辦于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會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乎卽以分給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定春縣志

是庠有恒產士有恒資始公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疆里佃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而記之且以報命于公且白學憲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惠盛舉何可無紀乃介予門人何生元會謬以爲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大夫傳舍視官府率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忘之者豈少也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及其心乎士苦民也瞻焉如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仁篤愛惻然給予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雖然公

豈屑屑然爲多士嚮強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
異日效當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
業也猶農夫之耕也襍種弗服錢鏹弗瘠曰士之情
兩莽而耕穢裂而耘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良莠
曰士之蠹必也禮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
之以肥于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
者是素餐也卽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粢公之養士
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
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桑梓

宏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八

忠告因以復郡大夫田在郡暨四邑者總之若干畝
歲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于碑陰公名栻字
世寅蘇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某月日晉
工部侍郎以去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
租入給鄉族凡親而貧疎而賢者若而人蘇人德之
謂有文正之風其撫江右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
省繇役平巨寇鋤貪猾所爲撫摩噢休之者不遺餘
力茲以記學田也不具書

藝文又三

記

珠泉記

福建江寧縣城觀察

宜春以泉勝志稱醞酒入貢或云在城西四里久失所在今縣治之西有寺清泉一池當其門舊傳泉日兩涌與海潮通中有文魚邑文物盛時乃見是為靈泉又出城南門五里有珠泉源出泉水嶺下平地湧出穿石罅中注以方池廣尋丈清冷澄徹其光可鑑微波蕩漾時噴沫波面歷亂如珠圓轉錯落掬之隨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記

手而散上覆一亭橫以小橋可俯而濯汲而飲輕儵遊泳其中去來如壑其流湯湯溉田千頃民賴其利此蓋泉得地之靈而溥潤物之利者也聞之易曰坎者水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又曰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水之為用大矣哉故其流為江河匯為湖海注為淵潭激為驚濤揚為飛瀑奔騰振撼其勢動而不能靜勞而不能安也其為萬物之所歸也蛟龍居之鯤鵬化之舟航汎之網罟依之以至寶藏珍奇珊瑚琥珀木難火齊百貨填委而山積莫非其

源流之變幻而不可測也况乎隱伏出沒不可端倪
矯輮波折茫無涯際如禹貢所稱汎水東流爲濟入
於海溢爲滌或入地忽千里不可尋或出土高數丈
不可抑又豈人力之所能施地利之所能盡哉若斯
泉之悠賍一勺也同乎水之性而異其情出乎水之
源而故殊其象人之被其澤也既足以助觀遊又足
以資稼穡謂非鍾山川之靈秀大潤澤於茲土也哉
則所以培其源而廣其澤者又在挽狂瀾而濟巨川
者矣豈徒供耳目之玩已耶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

化成巖記

江 華

柳柳州云遊之適有三曠如也與如也吾謂山水無
定境因人爲顯晦曠者遇幽深孤寂之人雖曠亦晦
與者遇開朗軒豁之人雖與亦顯袁之山大而曠者
惟仰山小而清且與者惟化成巖仰山距城百里外
荒寂不可遊化城去城北二里許耳枕江帶城短策
輕舸朝暮可造李文饒謫長史時曾讀書於此人至
今稱之山不甚高迥合委蛇茂樹深叢怪石嶸崎自
成崖壑曲有與趣勞人應接秋晴操小艇溯洄從之

倚棹沙汀步至山麓石之排突森列若躡若趨類牛羊虎豹奔而下飲於江與客爭路當門一亭特立衆石紛繞其傍拱揖趨承如相應答顏曰語石愚山施先生所構也舊有亭曰倚巖曰翠靄皆用文饒賦中語石苦爲所淹盡鬱其礪礪層疊之竒先生折而新之呼石與語也今亦倦欲仆矣巖鑿山數十丈環以亭軒中爲文饒讀書臺悲高眺遠江流繞足下羣山星拱屏列兒孫羅立荒翠空濛想見其置身高曠俯視塵寰也右折數武有石撐嵯側出色鮮碧如波土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

青蓮乍舒半萼下小洞谿窈偃倭而入曲身盤折望之疑烽入花房卷舒高下而嵐氣煙痕盡收襟袖矣壁多題名剝蝕不可讀此非境之至幽且奧者哉狀居者遊者朝斯夕斯杖履盤旋往來無間而官遊爲政之人雖曰名山不遠必得一登茲丘觴咏嘯歌以爲曠豈非以文饒之高風亮節曠絕千古因人以重其地哉故曰山水之顯晦在人也若仰山吾終對煙雲而惆悵矣

袁在萬山中山勢嵯峨盤曲從西南來有峯獨秀出於城南者曰湖岡臺昔爲晉鄧表學仙地今則學佛人居之磊翁往遊焉出城山徑頗幽行稻畦流水中十餘里望村煙縷二松陰竹翠間漸近岡之麓矣一徑斗絕拾級而登若履層臺穿淡竹數百步梵剎踞其巔疊石爲墻磊二多野致白頭老僧扶杖偃倭揖客坐丈室與之語知其得法於天柱臨濟宗派也隨步僧寮淡寂處有小池不盈丈清泉澄徹僧指曰鄧仙洗丹池也山巔有片石爲斗壇翳榛莽中不可見

墻隙老桂一株枝葉扶疎如蓋巨石數塊可箕踞而坐花時香飄金粟蔭數畝左一小樓登之衆山拱揖相迎可招與語僧導至層岡倚長松如遠眺峯巒巖壑起伏於煙雲變幻中高者下者聯者斷者聳若拔者翔若飛者蜿蜒若龍遊者軒昂若鰲峙者散亂若鳧鷗者崩而欲墮者俯而相倚者千態萬狀爭相出沒平田千畝如畫碁局長溪一帶青羅繞之林葉花新霜乍染不知身在武陵圖畫也秋雲乍雨風厨策杖歸意若有不能釋朕於此者焉從來山

竒以人傳朕人之爲山水竒者不歸之仙則歸之佛
蓋以世無嗽崎磊落之人足以當之謂非仙與佛不
足當其竒也袁固以高士而得名也况乎登臨流覽
又多前賢之遺跡如韓李諸公足爲名山重矣何獨
此一丘昔爲遊仙煉藥之區今爲浮圖卓錫之境竟
無高人韻士收攬其靈竒以自適其性情者何耶豈
山水之趋向有所轉移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吏勤其
職民勞其業無暇觀遊放懷物外耶吾願今之爲政
者庶幾遠慕古人以怡神適志於山高水長可也勿
盡委其竒於學仙學佛之人也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

重修報恩寺碑文

知袁州 于嗣昌 古項人

天下事有期其朕而未必朕有不期其朕而無不朕
者予於重建報恩古刹見之矣夫報恩古刹由來舊
矣興於數百年之前頽於數百年之後理固朕也雖
未考其創於何朝修於何代止見此日之傾頽邑不
勝人今昔之嘆閱袁陽大觀宜春臺爲最居萬山之
中收羣峯之翠樓閣崔巍光輝四映使相彰之地不
再建殿閣以并峙覺春山無伴爲勢亦孤故昔人之

留心此地實爲本境兆庶造無量之福基也職斯土者寧忍置之不問耶余自戊午歲叨守此郡正吳黨叛據長沙王師數萬駐劄袁陽當是時見滿兵盈城漢軍遍野一二子遺未登衽席遑問地方之形勝古剎之零落乎幸不數月而王師奏凱吳孽宵遁哀鴻漸集瘡痍漸起斯時也民稍有情官稍有政卽應以百廢當興爲心矣除招徠復業勸諭開墾而外遂思修學宮建隍廟培植風土其如寒員冷署力與心違乃忽有余舊契善男子袁守才自楚而來其人

經營爲業揆羸筭以權子母殫心寺廟累鎔銖以廣修建急公尙義圖計家室雖身在奔馳之中實心出風塵之外者也與余談及地方之凋殘皆由于俗尙之有碍隍廟學宮固爲士民造福之基而風水攸關亦係衆生受業之本欲求錫福須保無殃遂勉力倡先於報恩古剎重修建其時則更有天柱禪師駐錫於此撥行孤清悟徹太乘久爲輿論所推服余政治之暇間與之接心切重焉卽以興復報恩爲請余尤嘆其立意之不同流俗任事之不辭艱苦爲可嘉

查康熙甲寅歲未亂以前總戎趙公大參施公日
 地方之憂為憂百姓之命為命見此有關民瘼之地
 零落殆盡時切痛癢即欲庀材鳩工重新舊址後竟
 有志未逮罔成善果者何也總由數年來羣逆蜂起
 勞於王事故耳余故曰天下事有期其狀而未必狀
 者此也乃以數百年已頽之基兩當事未了之因緣
 一旦而煥狀于一時成功于久遠余雖偕同人竭力
 捐資以勦盛舉終不若一善士一高僧之慇懃篤切
 勇往直前不兩月而殿閣互倚增春臺無限春色法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幢燦爛布億垂不朽恩波余故曰天下事有不期其
 狀而無不狀者此也爰命勒石以記之

康熙戊寅年通政馬三公子同郡伯邑侯共買香火
 田四十三畝係宜春縣東外廟九甲鍾姓出業前任
 邑令張立報恩寺僧戶寄南外廟僧尾田在化南鄉
 善東畝地名射鵬計四十三畝官糧二兩九錢五分
 上墩八十巴二坵 門首秧田十五巴一坵 股
 家塘門首秧田二十巴三坵 又秧田二十巴一
 坵 路下十五巴二坵 源頭五十巴二坵 又
 上遲田三十巴二坵 墻背五十五巴五坵今改
 四坵 下遲田三十巴二坵 源頭井邊二十巴
 一坵 殷家塘屋側一岸八十巴 橫頭二十巴
 一坵 指月塘下四十巴七坵 橋背五十巴十
 坵 又八十巴五坵 江登上一百二十巴五坵
 今改四坵 路上下遲田七十巴七坵 中墩五
 十巴一坵 塘仔裡遲田二十巴四坵 尾塘五

巴 中新塘一十一巴半 大新塘一十一巴半
小坑塘四坵六分管一 小月塘五巴 淡塘一
坵六分管一 下新五巴 簡家塘內管五巴共
旱田五百一十巴 遲田三百五十一巴

募修報恩寺引

知宜春 江為龍 硯崖桐城人

豫章之山水甲天下洞天福地最夥二氏之學多居
之道如張許王吳耀照千古釋則自遠公說法匡廬
以來宗風大振而紹衣五宗首推為仰二固袁屬也
以故袁之招提蘭若稱特盛而報恩寺尤著焉寺在
郡城內居邑治東偏肇基於唐天授間為重興寺宋
初號乾明崇寧中改為崇寧萬壽寺至政和則賜額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

天寧後又改為神霄宮紹興年間賜今額燬於元復
修於明歷代之得三昧者多講法於此為緇流一大
都會鼎革後屢經兵燹僧寮丈室蕩然無餘即殿宇
之僅存者亦皆傾歎零落頽垣敗壁非復舊觀矣歲
在壬子司空天柱禪師將振錫曹溪取道於袁前

李郡伯暨 趙總戎 陸邑宰悉師道行畱寺開堂
一時之比丘雲集迨戊午前 總鎮梁公 郡憲于

公 邑侯王公謀復修之捐得千餘金屬師任其事
越歲餘大殿方成 梁于二公皆先後鶯遷去嗣有

馬君者卽今通政之公子也過袁陽假館茲寺更爲
倡募飯僧田四十餘畝雖伊蒲不匱而厥功終未竟
無何師亦遂西歸師爲皖江丁氏子丁固簪纓世族
以具慧根故遂參最上乘今其傳衣鉢者則爲惺崖
上人上人亦出自丁實爲師之從子芝根醴源宜其
演三車現龍象也上人承先志發大願力誓將鳩工
庀材恢宏舊制復整祖庭供食談經一續瀉仰遺緒
因持簿而請序于余二曰大矣哉上人之志乎功鉅
費繁酌之正不易也上人曰不厭寺爲袁之古刹隸

于郡城固一郡事也朕爲瀉仰宗裔則又非徒一郡
之事矣僧將告之通郡並告之四方世之紆青拖紫
履豐席厚諸善信莫不從蒲團中來具菩薩性現宰
官身未有聞續宗風而弘祖庭不生歡喜心者當今
四海昇平時和人樂 佛光朗照本性圓明祇園長
者在二是也特未有挑脚漢董其成耳茲舉也僧任
其勞諸宰官任其逸豈猶有慳囊之難破者乎余聞
上人之言知上人之願弘而力堅足有爲也金錢大
佈寶樹重輝行有日矣余其拭目俟之

重修宜春縣儒學碑記

江爲龍

宜春令

政莫先於教而教莫大於學學也者所以尊王道而
育人材由郡縣以達朝廷爲興賢崇化之基焉令敢
怠厥事哉宜春學舊屬諸郡創自房瑄邑無專學宋
淳熙間令柯春卿始議建置袁山門外其地傳爲唐
盧肇故居襟帶江流山川盤鬱靈氣所鍾人文因之
以振宋元以來時修時圯明正德間太守胡公璉特
爲修舉正方定向疊石障江殿堂廊廡規模大備至
鼎革未有位置而新之者無復舊觀矣余承乏茲土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五八

祇謁瞻禮周矚庭廡多蕪漫弗治心焉愾之起覘其
星土則自仰山神嶺飛翥而來蟠龍望鳳蜿蜒陸離
秀水湯湯與絃歌相叶宜其文章蔚縟後先輝映也
然人文地氣猶鬱而未克豈士之弗振地之未飭歟
魯作泮宮蜀興禮殿惟人是賴任茲事者舍令其誰
哉於是計工度費先其次者次第舉之戟門所以肅
觀瞻也兩廡所以嚴駿奔也禴奠鐘簋籩豆之器所
以光几筵也名宦鄉賢所以表先賢而勵後進也於
茲弗飭無以昭敬頽舉敝易莫敢不虔入其門垣

翼翼相引矣升其堂黼黻煌煌相秩矣入其室俎豆
絃籥樽羹煨煨相置矣由是漸臻循規勉告成事爰
進諸生而詔之曰士知學之所以重乎學者教之始
政之所由成也諸生誦法孔子歌咏先王履仁蹈義
敦詩書而習禮樂皆上所以養之期其學之成出而
施諸教也願其時與地猶不可忽焉生有爲之時居
可造之地而淡之以實學將進而幾於道可以淑身
濟世繼聖賢之絕學入澤宮而對先聖志氣感通羹
墻如見必思所以淑身濟世者何事非徒博科名而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九

謀利祿也 今天子建學立師養士之法遠軼三代
可謂時濟休明矣宜雖蕞爾邑前賢如昌黎贊皇袁
京盧肇諸公文章功業焜耀千古非萃山川之秀而
蘊其英華者乎芳躅可追地靈終未歇也余雖有志
於學亦既忝爲政而尚教化之任矣諸生其毋負此
學以共勉於聖朝之教哉先聖其式憑之長吏亦將
藉手以言政矣敬記而勒諸石

重修韓文公祠碑記

江爲龍
宜春令

唐昌黎韓文公元和十五年爲袁州刺史至宋皇祐

三年太守祖公無擇祠而祀之祠後遷焉尋復其舊
嘉定間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
侯強恕續成之歲久頽圯今宜春臺畔巋狀獨存也
皇帝四十三年宜春令某來蒞茲土瞻拜祠下恐不修
將廢無以表先賢而式來學令之責也起而議修之
昌言於衆曰古今所恃以爲政者惟道與法相維於
永久而已道爲立法之本法爲行道之方上有傳道
立法之人則下爲守道奉法之世風俗人心所由日
臻於淳古也自堯舜至孟子二千年間道統相傳源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李

流可考孟子以後千餘年異端起而道始晦而法亦
弛韓公出而任之所擇旣精所學旣正施於政者周
詳而慈惠蓋繼孟子以企斯道之傳於治法有光也
朕道周施乎天地法運用於綱維自天子至於庶人
所以事神使民脩紀建極一道德同風俗皆由此也
一人統之可以化於千萬人一時措之可以通於千
百世其窮達顯晦險夷順逆之數終身以之或德與
命符或性與遇乖設施運量動靜攸宜豈偶朕哉當
其窮也約六經之旨闡道德仁義之源則八代之衰

可啟也及其達也心社稷之憂陳救災恤患之計則陽山之政可懷也顯之尊國體彰君威慮中機宜策籌闢外故韓洪可說承宗可取蔡州之師可平也晦之嚴正氣屏邪說忠直格天至誠動物則佛骨可諫鱷魚可驅也履險則嚴辭以捫強暴忘身以籌國難鎮州可入庭奏可服也處順則澤及於窮荒風行於下邑讒忌可消頑梗可化也此公生平之大節出乎身加乎民所以傳道立法而端致治之本也袁固公爲政之地也昔袁之俗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直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十一

得出公皆計備與直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此爲政之大百世有庇於袁者也烏可以不祠况今之郡伯慕文公之爲政思爲傳道立法之人如祖鄭諸公創始而續成者其規模更大也今敢次第修之執爨前驅罔敢怠厥事爾敬銘而勒諸石

大道昭明卓乎天地聖賢開之治法攸寄厥有精微
匪關功利孔孟旣遠道統將窮以身任之惟我韓公
窮達不變異端必攻障彼狂瀾百川始東道伸時屈
履危蹈險正氣孤行鋒鏖難斂豺虎咆哮風雷怒閃

化行其地海瀝山堰民安吏飭惟此袁州庚堯畏
江山勝游高祠崇祀俎豆千秋我瞻道法舍此焉求
重修宜春臺記

袁城之中東南隅有臺五十丈聳然而特立曰宜春
臺傳爲漢長沙定王子成故跡也舊有種桃亭瀉山
齋閣其正宇祀仰山之神臺畔石坊二曰禿虛曰積
翠爲郡邑名勝之最佳者高明宏壯出雲氣而凌風
雨挾光景而薄星辰袁陽諸山勢若環拱凡平沙急
湍林木蒼蔚與烟雲禽鳥之出沒漁舸賈舶之上下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卒二

皆襍然呈于几席之間予始至是邦攝衣其上見夫
殿宇檻榭欹側傾斜聖像金碧剝落塵印鼠跡罔所
謂亭閣石坊已無一復存者輒不禁今昔之感焉蓋
袁之勝地如珠泉化成不一而足然皆未有若茲臺
雄踞闔闔之中而山川平遠可以一覽而盡者也奈
邑處瘠僻適予葺學宮造橋梁募修邑乘創建義塾
騷然繁費而于茲臺捐俸募資未遑增構惟是瓦級
之破缺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者悉治之非敢謂增
奇飾美也亦修舉廢墜神像殿宇稍新其面目至于

亭閣之嵯峨石坊之壯麗復其勝跡則以俟後之風
流賢宰擴而興之以成其大觀也

修橋記

甲申秋予自桐來宰是邦舟次彬江就陸行二十里
許至下浦見長虹傾頽夫從褰裳以涉予乘輿而濟
尚喘也若可危者訊其名曰廣潤橋水自大仰山發
源經入秀江值春霖激射以圯予遂捐俸募衆爲修
復之越丁亥歲邑人來告曰去郭五里而西有沙陂
橋焉忽秋漲水決而橋壞渡甚險凡十甕工費浩繁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志記

卒三

予復捐俸以倡并令募衆資以堅石固其岸巨材壯
其趾花木鳩工閱歲而成蓋二橋當楚蜀滇黔兩粵
之衝歷有年所其利于商賈負販之往來者甚大而
關乎仕宦郵驛之奔馳者孔亟也夫昔之治橋莫如
杜預也以孟津之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不可
後橋成而衆便焉百官舉杯以勸預曰是非君不立
又王周易四鎮噴有仁聲橋壞覆民車粟周乃慨然
曰予過也遂償民粟而治其橋二者雖先後不同其
爲利民一也余之不逮古人遠矣是兩役者不過

茲羣力以董成之區也奉行故事較之杜王二公之流風遺澤吾固遜焉而未遑抑修舉廢墜其于自責之意或有合焉云爾獨是向之傾頹而病涉者今則鱗疊密次危而易之以安險而與之以夷登斯橋也可以臨流而賦矣爰綜其本末以爲之記俾後之人得以覽觀焉

邑侯

江公鼎建義學并置學田記

劉長發

稽古大道之行由于明教化教化明而後禮讓興禮讓興而後士無佚行民無竒袤其時國有學黨有庠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齋

術有序家有塾明先王之道以成比戶可封之俗彬彬乎人材蔚起化理日隆治之盛也有不自里巷都邑漸而放乎邦國達于天下者哉方今

聖天

子崇儒重道同文化洽內則輔弼大臣外則州邑親民之官導揚德意宣布風猷故一時文治軼前代而過之邑侯江公以理學名宿出宰吾宜越數年政平訟理事息人寧寬仁恭敬之實孚于閭閻神明惠愛之風傳于鄰壤蓋德意之綿亘與袁山爲高秀水爲深者也下車以來興廢舉墜善政未易殫述獨其

振興文教愛養士子尤加意措注焉邑舊無義學寒
峻之英僻處一隅業無端師公時思規畫初構舍
于城東多方修葺業已四方雲集遠近畢至宜之父
老子弟無不喜動顏色傳爲盛事顧猶以爲湫隘囂
塵復于城南行宮寺之左相其地脉抗春臺面仰峯
雲山秀麗水木清華公曰可矣時有民屋出鬻者遂
易之爰庀材鳩工百堵皆作頽者興敝者易狹者闢
皆舍其舊而新是圖公退之餘日必親至周視焉不
逾月而告成堂庭門廡翬如翼如又慮供膳無資置

民田若干畝地名十里山以其近郭而便經理也增
置廬舍募佃耕種卽以歲入之租爲生徒餼廩悉捐
清俸不費民間一絲一粟焉于是講習有堂寢息有
室庖舍溥浴有具授祭改衣有給俾士得一意講習
于其中然是舉也豈徒獵取科第之是爲惟是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修身勵行則內聖外王之必講窮經
學古則異端曲學之必嚴窮善一身達善天下此物
此志爾則侯之建學立教聯以師儒所以仰答

朝廷造士之意祇承當道作人之勤者不也兼舉而

無遺憾也哉將見人文麟炳忠孝蜩與節義昭著處
擅鴻達之望出樹鳳翽之祥興文教而厚風俗佐
國家一道同風之治萬世無疆之休于彌永也矧侯之
道德文章久爲士林楷範讀其制藝如獲乘珠拱璧
佩其教育如坐化日春風其爲吾邑之人士師表者
豈淺鮮哉落成而命發爲之記發不敢以不文辭謹
書其畧勒諸珉石以垂公德于不朽

將義學基屋并義學田山塘屋畝糧詳列于後

一義學坐落城南朝真坊行宮寺左岡上前至大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

六十六

街后至漆樹外墻垣爲界右至本屋墻外水溝
爲界左至本屋墻外一路高墻爲界直十九丈
前橫濶六丈六尺漆樹後濶十三丈門樓一進
正屋一陣五間東西二廂門窻戶櫺週圍墻垣
俱全

一學田坐落十里山檀官坑早田貳拾肆畝大小
共貳拾陸坵肆百捌拾把東至楊姓田西至楊
姓田南至路北至賣人田爲界一處塘下遲田
壹拾畝大小共拾肆坵貳百把東至晏姓田

至晏姓田南至賣人山北至晏姓田爲界蔭注塘壹坵地名坑塘又墾下小塘壹坵載塘叁畝柒分新建瓦庄壹所地基墻垣門窻戶榻俱全外屋後茅山壹障右邊直至馬王塘左以本庄田脚爲界載山鈔貳畝其田畝錢糧收入南隅二畝立名江桐山縣義學名下將每年租穀完納餘租義學收爲俸膳之資後之賢宰倘捐俸完糧俾租谷盡給義學生徒更戴作人雅意矣

昔

康熙五十年歲次辛卯黃鍾月長至日